

說部叢書

第二集
第五十八編

哀情小說

下冊

黑樓情孽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小說月報

月出一册每册二角五分預定全年二元五角郵費每册二分五釐

本報所載長篇小說短篇小說皆由各名家分類撰譯情文兼擅附以圖畫譯叢雜誌筆記文苑戲曲等均耐人尋味。

舊小說

六集二十册全部六元

吳曾祺編。上溯漢魏下迄清末凡千餘種之名家小說萃其精華都為一編誠藝苑之巨觀也。

新小說

二百餘種另印目錄函索即贈

倫理政治軍事歷史實業社會科學義俠偵探冒險滑稽寓言言情神怪各類無不具備文言白話兼擅其長。

林譯小說

五十種九十七册全部十六元

本館前請林琴南先生譯述歐美名家小說發行以來久為海內所傾倒惟從前所印版本大小不齊易散難聚茲特彙刊成部俾便購閱。

小本小說

一百餘種每册一角至二角

本館為愛讀諸君攜帶便利起見特選擇最新奇最有興味之小說百餘種訂成小本廉價發售。

壬[1025]

中華民國三年十月二十日印刷
中華民國三年十一月初版發行
中華民國四年十月三十一日再版發行

(黑樓情孽二册)

(每部定價大洋伍角)

著原著者 英國馬尺芒忒

作譯述者 閩侯林紓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龍江吉林長春

分售處 西安太原濟南開封成都重慶漢口

分售處 長沙安慶蕪湖南京南昌杭州閩縣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黑樓情孽卷下

第十五章

屋頗宏敞。寡陳設。面牆有長方之案。左有巨牕。牕下列長櫈。格蘭都後與抱木司忒坐談。尙有倭司巴尺及一人。此一人余初晤面。後乃知爲他魯伯。醜態百出。望而識其醜。余知格蘭都後及抱木司忒二人。爲余勁敵。法當嚴備。倭司巴尺則助我者也。蓋他魯伯者。柔媚無主。以強弱爲勝負。不足深恤。格蘭都後及抱木司忒于余入時。注目余矣。乃僞爲未見。仍細談。余大怒。卽入與倭司巴尺爲禮。倭顏色斗變。似不欲翁之來。卽起以手指格蘭都後示意。言余至矣。余傲然曰。格蘭都後于主人之禮安在。客至乃佯不顧。何也。格蘭都後起立作罵詈語曰。汝又醉耶。抱木司忒見余。亦起立起陽與余爲禮。意亦輕。曰。諸君不見波繞倭司忒皇帝陛下臨謁我家。余未及語。卽脫冠擲抱木司忒之面曰。汝爲寡人皮此冠。抱木司忒力怒。舉手欲毆余。格蘭都後引其膊不聽毆。言曰。犯蹕不有罪耶。余不答。卽歸座。

與倭司巴尺語。倭亦大驚。格蘭都後則仍與抱木司忒款語。倭曰。波繞倭司忒。汝胡至此。余曰。良友之約。何由弗至。倭曰。此來何爲。余曰。願與衆議。倭曰。爾近來至怪。吾乃不悟。余曰。茲來非行婚禮耶。伽他雷那又安在。伽他雷那云在此相候。何匿不見。余語音洪巨。欲此兩人聞之。復曰。牧師又安在。余語竟。此二人忽同至余前。格蘭都後曰。陛下欲行大婚之禮歟。謹聽聖諭。余曰。第一節須表明此地。所言何言。爾二人耳語作陰謀。今陰謀定乎。格蘭都後曰。汝但筦已事。幸勿與我所謀。余曰。汝固欲屏我于事外矣。格蘭都後曰。爾自伯露古雷得所得之銀帖安在。余未答。抱木司忒曰。果陛下能降尊下及敝事者。則請明示。余不答。但吸菸靜坐。格蘭都後曰。咦。倭司巴尺曰。波繞倭司忒。句余面倭曰。汝能忍。我不能忍。我知彼二憾商略祕計。請彼先示我以狀。格蘭都後罵曰。汝殆大帥發令。號召我偏裨耶。余曰。格蘭都後勿爲赫赫之威稜。吾幾膽落。格蘭都後曰。我安有威。此特吾威之發軔。試問銀帖安在。余曰。吾在伯露古雷得時。已知汝行藏。吾惟知爾行藏。汝方爲是陰謀。祛我于事外。行其祕計。

汝先招致倭司巴尺至此。知倭司巴尺瞋我。故借彼傳令。以震我。其使我者。以我愛伽他雷那。可以就中取事。今伽他雷那去翁主之側。則我爲無用。故極力遣我。汝今又與抱木司忒別商他策。若此策不吾示。吾亦不示汝以實際。格蘭都後曰。吾知爾得金矣。余曰。不惟得金。且並有報告。然汝必示吾以新定之策。格蘭都後曰。汝必知之。將敗吾謀乎。抱木司忒曰。汝果爲皇帝者。余正色曰。當論正事。吾今日之來了。吾正事。汝敢排我者。我盡以爾之陰謀宣告伯爵夫人。格蘭都後曰。奸人。余曰。汝言吾奸邪。卽張目怒視曰。汝二人奸謀。吾已知之。若告之親王。及伯爵夫人。與彼二人大有係屬。親王果知爾生平。將大喜。大尉。汝知之乎。大尉勿隱。或得善果。余一呼大尉。格蘭都後踴躍而起。怒不可遏。（格蘭都後本爲大尉僞降親王。王不知其爲大尉也。）言曰。此人欲乾沒吾金。吾不能聽彼吞噬。抱木司忒。汝以爲如何。抱木司忒曰。可使陛下自吐其實。語次遂與格蘭都後并肩立。將同力撲余。格蘭都後曰。他魯伯如何。他魯伯曰。我亦從君。復問倭司巴尺曰。爾意云何。倭司巴尺曰。波繞倭司忒趣

吐實。格蘭都後曰。吾三人同心。予爾以最後之表決。早貢爾誠。勿滋後悔。余知事敗。然尙欲以言聒之。卽曰。金固在也。格蘭都後。汝亦知彼中予我金數若何。格蘭都後曰。彼累作遁詞。余知禍作矣。倭司巴尺爲吾黨。他魯伯不足懼。勁敵惟此二人。余卽推榻而起曰。爲汝取金去。格蘭都後曰。不能出此門。抱木司忒。汝守門。抱木司忒如言。橫梗吾路。余知二憾誤矣。果三人並進。吾決莫敵。今已分立。且以余爲易與。余卽納手囊中。引手鎗。倭司巴尺卽起推格蘭都後。止其勿前。格蘭都後大怒奔余。余以拳拳其鼻。格蘭都後幾仰翻于地。他魯伯適承其後。因而並仰于地。室中大亂。抱木司忒忽縱一槍。竟不中余。余卽舉坐榻撞之。抱木司忒左辟。余猱進奪其槍。抱木司忒短小。爲余所得。擲之牆隅。此時格蘭都後自地起。覓得手槍。余曰。汝敢覓鎗者。吾鎗卽發。格蘭都後愈怒。余果發鎗中其臂。立擲其鎗。余立前以足踢去其鎗。不令彼左手拾取。格蘭都後曰。抱木司忒勿令彼行。抱木司忒防余敗其謀。亦立起奔余。顧乃無兵。余待其來。以手搥其胸。推致格蘭都後身上。而格蘭都後左手忽握一刀。余

曰。勿作弄猴之戲。吾于刀鎗二事。較爾爲工。今趣放爾刃。不則更貢一鎗。而格蘭都後仍不去刃。余引鎗向其面。格蘭都後不得已始舍刃。余曰。吾觀爾今日。必無意論公事。惟尙須接續前議。引余入黨。余仍遵約而行。至如何議續者。可示倭司巴尺轉而告我。果言歸于好者。爾機密之事。吾永緘口不言。言已自出。蓋此來明示鼠輩以余非屈節求生之人。威力不足脅也。惟余欲探取娜美亞事。乃未成功。然已以神威懾服之。但未知余之後來能否再落其詭謀之中。惟臨行時語以倭司巴尺爲傳語之郵。歸後則坐以待之。至于夜午。而倭司巴尺始至。賀余曰。波繞倭司忒今日乃大勝。惟勝後愈須着意。爾命將懸其手。余曰。爾與彼商酌何事。胡以久久始至。倭司巴尺曰。吾往延亞黑木爲理其創。然爾之身手絕靈。吾乃不知爾竟夙懷此技。余曰。勿論閒事。但爾曾否與彼定議翁主之事。倭大笑曰。彼膽已落。不敢更進矣。彼本有成議。今爲爾所攬。萬事全隳。須下禮拜更議。且俟格蘭都後愈時。再定計畫。余曰。尙須一禮拜耶。此言特愚爾耳。是中大有覈實。倭曰。否否。汝此回嗔怒。彼百計俱窘。安有

新畫。彼方以爾蓄毒。不久且暴發。余曰。彼謂我將何圖。倭曰。彼見爾與伯爵夫人至。甜蜜將斥彼于局外。亦知所得之金錢。與親王及伊司太瓜分。不波及彼輩矣。余曰。吾自伯露古雷得所得之金錢。爲數至鉅。彼何由知之。倭曰。抱木司忒有思力。能探我隱微。余曰。今只能待一禮拜更議耳。倭曰。吾尙須先告亞力山多老夫。且斂避。勿留此間。余聞亞力山多老夫名。愕然莫應。思欲更問。轉生倭司巴尺之疑。故漫應之曰。佳。吾待之可也。余亦不能示倭以疑懼之事。亦知格蘭都後之爲人。萬不能以微創之故。遽忍一禮拜之久。置深仇于勿問。至伯露古雷得之政府。必令彼窮探親王叛謀。亦萬不能更俟及一禮拜之久。知格蘭都後與抱木司忒必有急促之計。取翁主。余愈思愈得其故。蓋余已得其匙。雖有祕鑰。可以立開。余知亞力山多老夫爲彼黨最得力之人。彼數人陰謀。卽以亞力山多老夫爲之佞鬼。余今第一節。須得亞力山多老夫。則詭謀已得。此卽余之以匙啓鑰者也。唯此人下次。余不之知。或伽他雷那知之。伽他雷那曾語我此人已在紐也納。往詢伽他雷那。則是人必得。此時尤囑

司媿暉留意。隱備其人。亦知格蘭都後及抱木司忒與余均瑟迷亞政府之偵探。吾果告司媿暉者。則二人又決死。此事似難措其手。明日晨起。遂往訪伽他雷那。既至。則云出城。余遂往訪司媿暉。既入門。司媿暉大悅曰。君至耶。吾方欲走東延君。吾二人定于後日成婚議。余曰。可恣汝所爲。司媿暉曰。汝何不悅之有。余曰。且勿語此。適有奇聞相貺。近有人將以術取娜美亞送歸瑟迷亞政府。汝知之乎。司媿暉大驚曰。汝何由知之。余笑曰。吾不爲波繞倭司忒耶。波之生平。非間諜耶。然茲事屬實。至于底細。後此必當了了。今茲但知其大概。司媿暉曰。是中何人爲主。余曰。不能語爾。司媿暉笑曰。彼所謀恐不能遂。吾防衛至嚴。須知娜美亞爲吾黨中之樞紐。甚感郎君愛我之流。今且勿論是事。先議後日之婚禮。余聽已。復訪伽他雷那。至于三次。均不相值。則鬱不可堪。蓋少濡一刻。則格蘭都後之謀愈稔。故是夜睡不貼席。明日有一書至。余讀竟。喜動顏色。書云。吾友足下。今日正午。可至吾許。吾有至悅之事。可以告君。吾已覓得一人。此人爲吾二人所同心而欲得者。君當知之。吾前不告君乎。可以

得其竄匿之所。今果然矣。伽他雷那檢衽。余得書喜極。幾疑身墮夢中。蓋此書直拔余于九幽之外。喜極時至並娜美亞而幾忘之矣。

第十六章

余往來室中。直待日中。往覓伽他雷那。忽見親王利奔達至。余思得罪于王。王來必無好懷。詎見時。乃彬彬加禮于余。余果與王易地者。爲狀當不如此矣。王曰。幸先生假我數分鐘之久。商略一事。茲事于君我咸有所益。余見王降尊。卽亦肅然起敬。尤知王之容色。實隱苞奸險。不易與之爲仇。王先賀余與司媿暉成婚。且曰。伯爵夫人司媿暉爲吾黨中魁率。乃下嫁先生。後此吾輩當愈加親稔。余曰。殿下垂愛。敢不盡其死力。王曰。前此未嘗深談。莫表尊臆。今旣一家。凡舊日小嫌。乞勿介介。且吾唐突先生。先生幸恕我無狀。遂引手爲禮。用示親密。余曰。然。下走亦自媿不省人事。瀆及尊嚴。乞王恕之。王搖手。忽曰。請先生告我與翁主娜美亞在伯露古雷得有無戚里之情。余愕然曰。下走在伯露古雷得時。尙不審翁主爲阿白瑯威志一姓之苗裔。曾

以力助其出險。翁主方以下走爲英人波嘯爾。及走至此。在黑樓中跳舞。乃輕巖下走。不值一錢。實則此語似實非實。王亦似疑。曰。汝曾否知翁主之居吾黨。出于誠意。余曰。伯爵夫人言亦如是。王曰。汝不曾探彼誠僞耶。余笑曰。下走卑陋如是。翁主焉能示我真誠。王曰。吾觀彼輕爾。心殊不懌。後此當勸勉其勿爲己甚。言後復曰。吾請問君。到伯露古雷得情事。幸略示我。余不能答。但曰。親王此亦易知之事。惟自彼歸時。腦筋大亂。竟將前事一一遺忘。王曰。吾聞君病。甚爲懸懸。然君果盡忘之邪。余曰。至伯露古雷得人名。則盡忘之。所記者于是晚歸耳。此語已告諸伯爵夫人。王亦無他語。祇作閒談。然王意尙時時以語餽余。余終悶不洩。但謝曰。身尙未贅于夫人家。仍平民耳。王曰。君固民產。然殊有勇。吾尙欲以事煩君。用示君之梟健。語時似笑非笑。余知此中必有重要之事。將以干余。卽曰。蒙王荐引。敢不盡死。王曰。人言足下前後判若兩人。吾則未敢蔑視。本欲躬承明教。特無因至前。然以足下之能力。爲吾黨誅鋤英人波嘯爾。去一蠱賊。厥功偉焉。尤足見足下之血誠。死衛吾黨。余自念以波

嘯爾殺波嘯爾。何謝之爲。顧王之來。不爲謝來也。殆以余爲屠伯善殺人。故再以此千余。遂曰。吾至不願王以殺人之役屬我。王如不聞。尙曰。足下近得一絕代之佳人。吾特來爲足下賀。余亦漫應曰。伯爵夫人之美。實足傾國。王曰。然。足下得此美人。必不能不生人嫉妬。顧卽有嫉妬之人。以足下之勇。足以戢其妄念。余曰。何也。王曰。爾近有大仇。曰伊司太。自足下與司媿暉成婚。伊司太卽爲吾黨之勁敵。將百計以敗吾事。余曰。下走不願與之爭競。王笑曰。伊司太明日夜中亦至黑樓賀爾婚禮。果不直于爾。爾當自以術了之。吾不能爲役也。余曰。此意王欲下走手盡其人矣。王起曰。此人果生。吾輩無一日貼席。今吾與夫人性命。均託之足下。惟足下圖之。王行後。余思及而笑曰。吾之娶司媿暉。寸心初未承諾。奈何轉爲是而殺人。顧亦無暇追維此事。且日已中天。余智趣訪伽他雷那。詢訪刺客踪跡。至伊司太事當圖自脫身之計。余旣至伽他雷那家。與相見。儀容憔悴。風韻良不如前。頰白而眼眶盡黑。似久久未睡者。然目光燦燦。頗形得意。時已素服。愈襯素面之慘白。余旣與引手。女曰。爲時少

晚矣。顧爲時雖晚。而尊容似有不耐之狀。意爲人所窘邪。余曰。本欲卽來。果有人纏糾。幾至失期。良如君言。今請女士告我客何由得。女士才略。直出人意料之外。女曰。非君功亦無成。惟君示我以隙。吾故能就隙以窺。果得朕兆。余曰。請問其詳。女曰。殺波繞倭司忒者。亦希臘人。名曰伯魯馬克。彼欲圖我。我則屏諸門外。其殺波繞倭司忒者。或爲妬耳。前此以威力屈波繞倭司忒者。非一。並爲恫喝之語于吾前。吾親矚之。余曰。何由知之。女曰。刀爲彼所蓄。且有他證。自吾以刀示亞力山多老夫。亞一見卽識爲伯魯馬克。故物前此並欲以金購之。(着眼)余曰。然則宜告巡士。縛取其人矣。女曰。此吾心也。吾尤知吾情人死之一日。伯魯馬克果在維也納。彼夕。汝霧中所見。或卽其人。前數日亦並有人見之。則殺人者決爲此獠。無所疑訝。余曰。彼尙在維也納耶。女曰。殺人卽潛逃。然雖逃。乃不能出吾掌握。吾聞彼遜于雷支山中。吾卽赴山。覓取其人。故君賁吾家三次。均不之值。忽曰。爾胡爲有怏怏不適之色。余曰。本不敢率請。吾意時光可惜。以速得其人爲佳。女曰。吾乍見先生時。先生悵然失望。似百

計莫覓其人。今既得之。旦晚可禽。胡轉亟亟。余曰。吾亦自知其妄。但是句女曰。請君少緩。吾已許君竟其事。君何戚戚。唯伯魯馬克一日不死。則一日可圖。願先生少安。聽吾部署。余曰。賊固可得。惟得賊少逾時刻。則于吾事究無所利。女大駭笑曰。然則此匆匆者。全爲愛情耳。余曰。女士乃能燭人隱微。女曰。方吾在黑樓時。恆聞翁主道君忠信。故腦筋中已蓄君久。當日相見。聞君議論。卽慨然相信。不爾直謂君殺吾聘夫耳。余曰。敬謝女士惠愛。吾心已洞然明豁。女笑曰。君勿怏怏。以君之愛情。及吾報仇之心。兩兩合并。必可遂君願。而報吾仇。余曰。吾胡敢怏怏。惟一日之間。不能藏事。則吾亦將改絃易轍。就君所謀。女曰。先生曾以機密事告翁主乎。余曰。未也。吾前曾立誓。故不敢背。女笑曰。汝果爲希臘人者。則翁主早知爾事矣。惟昨日何以遽來。余曰。欲知亞力山多老夫爲何如人。女曰。君不欲翁主歸瑟迷亞邪。余不解所謂。則大驚曰。此言類神巫示讖。令人莫解。女曰。君言我爲巫。然巫之用心多右善人。使之不失所望。吾已習知君與格蘭都後格鬪之事。鬪固獲勝。然而誤矣。此着之誤。至于終

身。不能煎滌。脫亞力山多老夫非吾友者。君敗矣。余曰。此言若墜霧中。愈不能析。女曰。此何難解之爲。吾知君赴會時。本欲得彼黨人之隱謀。君果爲希臘人者。則事或尋迹而得。顧乃非是。性既躁暴。以陽剛探人陰柔。如何能得。宜彼人之驅君于局外也。今果欲救翁主。另自有法。必不在此。語時頗怏怏不直。余所爲。余曰。吾過稔矣。然則女士亦能悉其謀乎。女不言。久乃言曰。君必得助始行。欲拔娜美亞者。恃勇無濟。余不能耐。卽曰。亞力山多老夫去維也納乎。女曰。君意尙不耐吾。則于翁主尙何益。忽復改容曰。君勿焦煩。須知茲事不易措手。以君非希臘人。故氣促而謀淺。彼亞力山多老夫實未去維也納。此人爲黨中重要之人。其他特攀附以行。故黑樓中守備是人。不復他備。然亞力山多老夫每事必告。語至此復止。久乃曰。亞力山多老夫曾令吾矢誓。毋得更洩諸他人。余曰。然則不告矣。女默然曰。君固勇者。惟少悟性。故往往自蹈于樊網之中。復又不言。少須曰。君果爲希臘及歐東人。或能悟我此意。余曰。吾鈍不卽悟。女曰。亞力山多老夫少須卽來。吾能以語飭彼。令其吐實。余曰。吾仍

須于此待報章矣。女曰。爲翁主來。焉能弗待。吾殊不能耐君之鈍。似怒復笑。蓋防余之決之也。復曰。君果希臘人。或爲已死之波繞倭司忒。卽當知此語。決不能出吾口。而入君耳也。吾以計令君屬垣聽其語。余曰。此或希臘之俗耳。吾心固鈍。吾耳固聰。女曰。君願之乎。復疑訝不已。余曰。苟得朕兆。萬死甘也。女曰。君宜潛身。彼果知有人藏夾室間者。必不吐實。欲得伯魯馬克。事亦殊難。惟得亞力山多老夫之助。始易爲力。今君藏身此間。匪語不聞也。余曰。可。女曰。幸勿警歎。且須立誓。事成勿殺亞力山多老夫。余曰。諾。女曰。此外尙有一事。吾惟欲復仇。已不惜重賞。賂亞力山多老夫者。卽以身許之也。君焉可殺。余曰。願女士後此永饗榮華。女太息曰。此仇果報。心願已遂。君今且隨我入複室中。余入時。牆間有通氣之板。女去其蓋。令余依牆而坐。囑曰。勿動。靜待吾入。復加鑰。挈其匙而去。嗚呼。余今乃有竊聽人言之墮行。心抑抑不能自聊。

第十七章

余久候可一句鐘。忽聞侍者言亞力山多老夫至。女謂之曰。晚矣。此爲爾許我之晷刻乎。亞力山曰。否。正爲爾事。所以遲遲。余聞言知其人固善於辭令者。女曰。爾得何朕兆而來。吾心乃焦煩如火。亞曰。火炎當以水沃之。今茲伯魯馬克正欲歸維也納。此事爾不欲聞之歟。女曰。以何時來。亞曰。勿急。此時聞劃火柴聲。似欲吸菸。言曰。吾今晨至彼寓。彼主司太因伯克家。至時司太因伯克知余爲爾仇之友。吾僞爲買鞋。且以言餌之曰。吾負伯魯馬克之責。今幸有餘資。故趣還之。逾時囊罄。責又終負。故急至欲面之。伽他雷那曰。汝尙有何言。趣述之。亞曰。汝勿焦煩。吾亦早成此功。冀得上賞。女曰。汝成功未半。何賞之云。亞曰。汝且聽吾語。彼鞋匠爲猶太人。愛財如命。卽曰。伯魯馬克縱未歸。爾授我以錢可也。吾不之允。防爲所蝕。但以書與伯魯馬克趣其來。不來。吾錢且盡。不復還矣。以是決之。此賊必來。余伏牆下聽之。至悅。女復問曰。來以何時。亞曰。今日也。明日也。或更逾數日。咸未可定。唯果來者。吾則禽之。示之以刀。令吐其實。後更逼之以就汝。女曰。彼來固佳。亞曰。不來尙有他法。汝試思彼奚不